

# 早期中美关系史

( 1784 — 1844 )

[美] 賴德烈 著

陈 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 早期中美关系史

(1784—1844)

[美] 賴德烈 著

陈 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64年·北京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

早期中美关系史

(1784—1844)

〔美〕賴德烈著 陈 郁譯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中 华 书 局 排 版 厂 印 装

〈KZ〉统一书号: 11017·187

---

1963年10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4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6 10/16

印数 2,001—3,000册

定价 (10) 1.00元

## 譯本導言

《早期中美关系史》是美国基督教会历史学家賴德烈教授最早的一部著作。原书出版已經四十六年。现在由陈郁同志譯成中文，可供我們研究最早六十年的中美关系作参考。书中叙述了（一）美商如何开辟中美貿易的路綫；（二）美国教士如何开始向中国宣传基督教；（三）美国巡洋舰怎样闖进我們的內河；（四）华盛顿政府如何派专使来同清廷訂約建交。讀者可以从此体会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貿易扩张，宗教宣传，武力示威和强迫外交是相輔而行、同时并进的。

英属北美洲殖民地人民，在法国海陆軍的援助下，經過八年武装斗争（1775—1783）终于摆脱了英国的統治，在北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独立的美国，經 1783 年 9 月 3 日英美所簽訂的凡尔赛和約承认以后，很快地把它的外貿易扩张到印度和中国。第一艘到达中国港口的美国商船命名“中国皇后”号，是由积极支持独立战争的美国富商出錢建造的。这条船滿載着从西印度群島换来的西班牙銀圓和美国及加拿大出产的人参，1784 年 2 月 22 日从紐約起錨，經過南非洲的好望角，依靠法国商船的引导而于 8 月 28 日到达黃埔。由于法商的协助，“中国皇后”号不久就卸售了全部十二万美元的貨物，装上紅茶、綠茶、綢緞、土布以及瓷器等，于次年 5 月 10 日返航抵紐約。这样，中美間第一次航行就給投資者百分之二十五的高額利潤。

从費城开出的“联盟”号和从波士頓开出的“哥仑比亚”号那两艘美国商船，經過太平洋东北海岸和澳大利亚南部，于 1787 年先

后到了广州。但仍取道好望角，渡过大西洋返抵美国东部。那一次“联盟”号所载的貨物計值五十万美元。“哥仑比亚”号在第二次赴广州途中，于 1792 年 5 月发现了当时还是英美爭执地带而后来并入美国版图的哥仑比亚河流域。由美国大西洋海岸赴广州貿易，为什么要繞道太平洋的东北海岸呢？这是因为美商沒有足够的銀圓和人参来换取中国的茶叶和絲綢等，所以不得不先到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向印第安人收集大量的皮貨来同我們交易。1801 年有十四艘美国商船在哥仑比亚河流域，以首飾、小刀、步枪、毛毯、棉織品等向印第安人换取各种皮貨。

对华貿易的发展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向哥仑比亚河流域促进移民和垦殖的事业，终于建立了华盛顿和奥里根两州。开发太平洋海岸富饒地带作为对华貿易的基地，早就是杰斐逊总统长期实施的重要政策。賴德烈在书中未曾充分闡明此点。

美国商船早在 1792 年就开始从夏威夷群島运檀香木到广州来换取茶叶，十九世紀初年又开始运銷菲吉群島的檀香木。1822 年广州輸入的这种貴重商品达两万六千八百二十二担，值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二十美元。但因运銷过多，供应逐年减少，到了 1833 年这项貿易自然停止了。直到现在我們还称夏威夷群島的首府火奴魯魯为檀香山。英美都想把夏威夷变成自己在太平洋上的貿易据点，因此在那里不断地发生爭夺。賴德烈教授对此也未曾注意。夏威夷是在 1898 年淪为美国属地的，1959 年进一步并为美国的第五十州。它现在不再是什么貿易据点，而是美国太平洋空軍总部的所在地了。

十八世紀末年，由于法国的革命开展，英、奥、西、荷、普、俄等六国組織了一个反革命联盟，武装干涉法国内政。欧洲因而陷入混战状态。不久拿破仑执政，英法夺取霸权，在海上进行残酷的斗

爭。美國資產階級乘機擴張貿易以牟取巨利。他們造了很多新式快艇，載重五十噸至五百噸不等，同歐洲所造的那些航行較慢的船隻角逐于四海。當時美國船舶的噸數，按人口平均計算，已超過英國。美國對外貿易額竟占到世界貿易總額三分之一，駕凌于英、法之上。美國快艇到達廣州的，在 1806 年就有四十二艘之多，從紐約或波士頓航行到廣州僅一百零九天。這些快艇有時也運銷鴉片。例如 1805 年曾轉運土耳其鴉片一百零二箱到廣州，又如 1831 年美船輸入的鴉片總值超過二百萬美元。英美間商業的競爭和英國封鎖拿破侖的政策，終於導致美國第二次對英國的戰爭。賴德烈因避免多述英美間矛盾，竟未指出 1812 年 6 月 4 日美國對英宣戰是同擴張遠東貿易的政策有關的。大量事實曾證明，英美第二次戰爭結束以後，自 1814 至 1834 的二十年間，中美貿易出現了很繁盛的气象。

在資產階級思想支配之下，賴德烈教授自然有他自己對歷史的嗅覺。他把歐美資本主義勢力的擴張說成是西方文明或基督教事業的發展，企圖否認帝國主義國家對東方各民族的侵略。本書所舉事實却充分說明了美國的貿易擴張曾為傳教士活動打下基礎，而傳教事業也是替侵略政策服務的。早在 1807 年第一個來廣州傳播基督教的牧師是英國人。但他並未獲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他帶著美國國務卿致駐廣州美國領事的介紹信，從紐約啟程來到廣州。在居留廣州期間，他也始終受到美國商人的積極贊助。嗣後在一個長時期內，來華傳教的美國人就遠多於英國人。他們來回的船票都由美商免費供給。美國傳教士在澳門、廣州等處開設學校和醫院，陸續培養了一群為美商充當譯員和買辦的人。

本書以 1844 年 7 月 3 日中美兩方在澳門望廈村所簽訂的望廈條約為結束。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不僅是兩方開始建交的

一个条约，也是在中外关系上第一次规定所谓治外法权。根据这项规定，对美国侨民犯有刑事案的中国人应由中国当局逮捕，照中国法律惩办；但在中国犯任何罪行的美国侨民只能由美国领事或其他官员照美国法律审理。望厦条约中所规定的领事裁判权或治外法权，据说是袭用了意大利在土耳其和阿拉伯诸国施行的办法。治外法权的原则后来很快扩充到同我国有邦交的国家的一切侨民。外国人既不再受中国刑法诉讼手续的管辖，这就大大地鼓励了耶稣教和天主教在我国的传教活动。十九世纪后半期闹出许多教案，帝国主义者便借口对我进行武装侵略并占据我国领土。

赖德烈教授竟用赞美的语气说，望厦条约奠定了外人在华经营贸易的基础。不错，这个条约曾成为数星期后议定中法条约的典型，成为1847年3月29日签订的对瑞典和挪威条约的蓝本。望厦条约中规定的好些项目也随即被英国人所利用；直到1858年这一条约才为天津条约所替代。不说别的，单从这中美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来看，美国早就是十九世纪侵华的先鋒。

现在要向读者简单地介绍这位著书的教授。他是法国移民的后裔，1884年出生于美国西北部奥里根州。他在本地一个大学毕业之后，升学到耶鲁大学的研究院，1909年得博士学位。经过八年以后才出版的这一部《早期中美关系史》便是他的博士论文，书中满载各项书目，几乎每一页都有注脚。自1910至1912年，即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耶鲁大学传道会所创立的长沙雅礼学校充当教员，后因病而请假返回美国。他自1921至1953年一直担任耶鲁大学教授，专讲基督教传道史和东方国家史，著有《基督教事业扩张史》七卷（1937—1945年间出版），《美国横跨太平洋》（1946年出版），《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两卷（1946年第三版），《中国的发展》（1946年第六版），《远东简史》（1951年再订版）等书。他

先后在美、英、西德几个大学获得名誉博士学位，1948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退休以来仍从事著述，于1954年在紐約和伦敦同时出版其《现代中国史》一书。他的《早期中美关系史》可說是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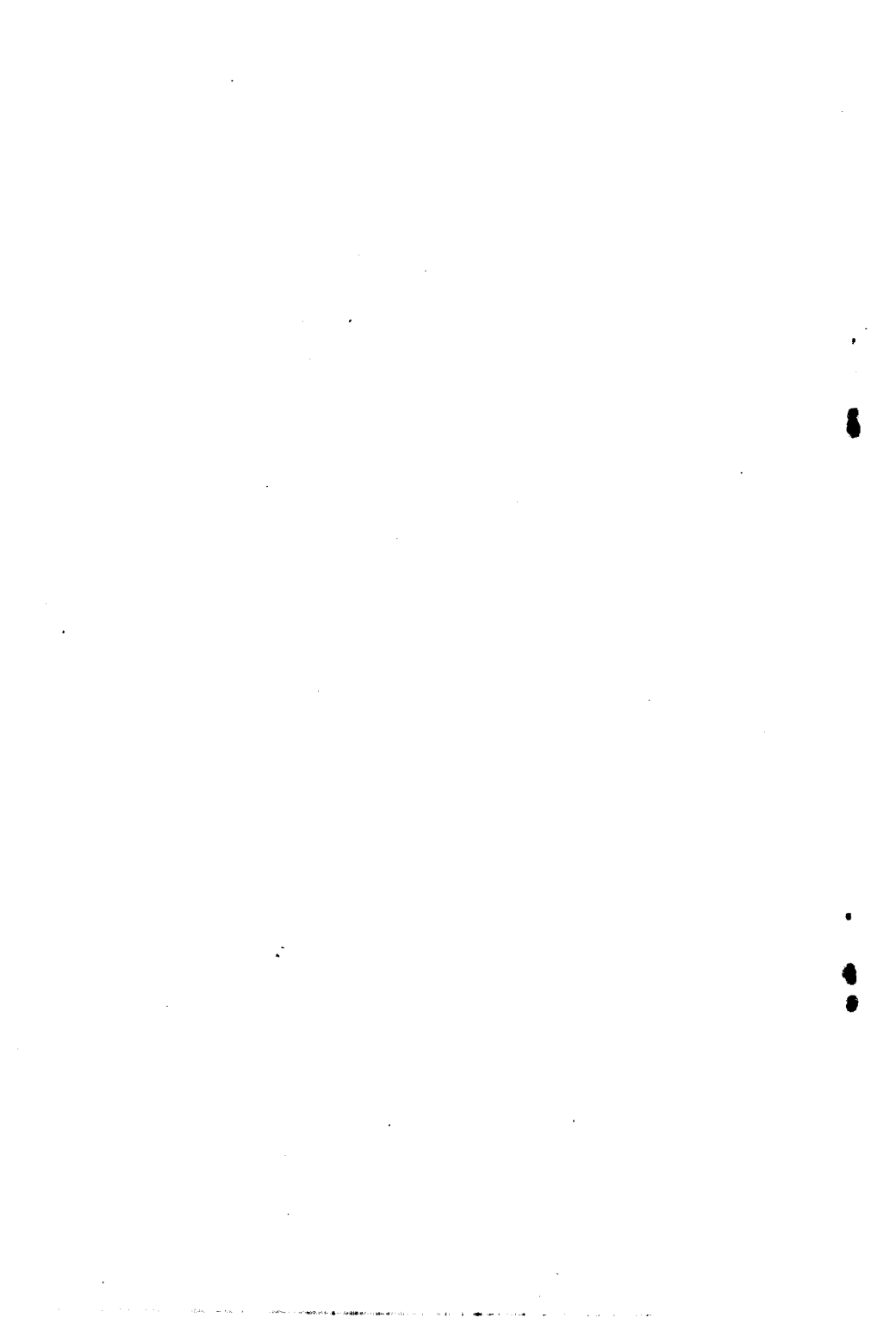
陈翰笙

1963年4月30日



# 目 录

引言	3
第一章 开端的时期(1784—1790年)	6
第二章 扩张和战争时期(1791—1814年)	23
第三章 从1812年的战争结束到鸦片事变爆发, 1815—1838年	49
第四章 从1812年的战争结束到鸦片事变爆发, 1815—1838年(續)	80
第五章 1839至1844年鸦片糾紛和终于訂立南 京条約和望厦条約的第一次中英战争时期	105
参考书目	139
1. 书目	
2. 公文及会社报告	
3. 航海日記原稿, 船只帳目, 提货单及有关文件	
4. 航行日記、日記、当代記述、通信及著述	
5. 同时代的小册子, 讲道集, 演讲集, 討論集及論文集	
6. 报纸, 期刊	
7. 次要著作	



## 引 言

西方各国与中国的交通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以十五世纪欧洲至印度的新航路的发现为分界线。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和罗马帝国发生了不太明确的贸易关系。由于十三、十四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以及在帖木儿及其继承者的统治下的间接交往稍有恢复，所以才有可能骤然出现通商和罗马教皇的派遣使节。<sup>①</sup>第二个时期以葡萄牙人十六世纪初到中国为开端。<sup>②</sup>第一个时期的交通大都是由陆路穿过中亚细亚的高原地带。在第二个时期，除俄国外，差不多全部是经由海路的。

第二个时期又以第一次英中战争和 1842 至 1844 年诸条约的订立分成两个自然的阶段。在这些年代以前，所有的西方人全被中国人视为讨厌的野蛮人(夷人)。西方人被当作称臣纳贡的民族，未开化的民族，未被同等相待。他们被限制在一个口岸——广州——郊区的特定地区和在葡萄牙租界地澳门活动。他们为最严格的规章所管理，但又受到非常的蔑视，中国官吏只肯通过一个非官方的商业上的垄断机构——公行——和他们交往。

尽管有着各种阻碍，美英两国的商业和传教事业还是稳固地发展起来了，但当中国的闭关自守和自高自大最后变得令人不堪忍受时，便爆发了第一次英中战争，战后并订立了使中国作出巨大

---

① 亨利·玉尔：《中国及通往中国的道路》，这是由亨利·玉尔上校编译的中国中世纪的短篇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导论是论述在好望角航路发现之前中国与西方各国交通的。1866年，伦敦版。这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最好的一部著作。

② 卫三畏：《中国史》，1901年，纽约版，第75—110页。

让步的条约。由于这些条约，中国进入了国际家庭，并且至少在理论上，承认西方国家是和它同等了。外国人被允许在五个口岸居住，不受昔日的繁杂规章的约束，他们受自己的法律和一个比较公平的港口税制所治理。中国要达到充分尊重其他国家和完全进入了现代生活的境地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战争、叛乱和暴动就是它的里程碑。不过在 1842—1844 年，中国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并且很可以认为从那时候起已经在向着那个最初看起来模模糊糊的目标前进了。

下列各章的目的就是要叙述在第二个时期的第一段时间，即 1844 年以前美国的部分。这就需要我们来说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是如何开始的，叙述这种贸易的扩张、变革和影响，找出美国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努力的端绪，并考察其早期的发展情况，最后则研究第一次英中战争及英中条约在通商和传教事业两方面的直接影响，以及叙述美国与中华帝国订立第一次条约经过。我们这样进行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题目在年代上有着很明显的分期。第一段时间包括贸易的开始及其最初几年。第二段时间是从欧洲战争及皮毛、檀香和海参的新产地的发现而使商业勃兴的开始，以美国对大不列颠的第二次战争的商业萧条为结束。第三段时间是以 1814 年的和平条约为开始，而以鸦片纠纷的开始为终结。第四段时间也是最后一段，是从 1839 年的鸦片纠纷起始，其中包括第一次英中战争，而以 1844 年的订立望厦条约为结束。

关于这个题目的所有已知道的可用资料都考察过了。与本书所叙述的事件密切有关的私人通讯手稿，特别是保存在华盛顿国务院的驻广州领事的通讯手稿及保存在美国国外传教事务局档案处和美国浸礼教国外教会档案处的这两个团体的传教士的通讯手

稿，是数量众多而且重要的材料来源。航海日記原稿，其中大部分是属于撒冷船舶的，保存在厄色克斯学会内，以及放在 J. C. 布郎美国历史图书馆属于普罗維頓斯的布郎和爱蕪斯商行的原稿，也都是重要的資料。公开发表的旅行日記、通訊，特别是航海日記，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有着惊人数量的这些資料，其中絕大部分是久已絕版的，差不多都可以在我們所有的大图书馆里找到。有几种期刊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一种叫做《澳門月报》<sup>①</sup>的期刊是非常宝贵的資料。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传记和回忆录(大都是教士們的)和不少次要的书籍，也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国会档案及政府其他文件很有用处，特别是在叙述最后訂立望厦条約的协商經過时最为有用。

---

<sup>①</sup> 原文为 Chinese Repository，当时我国人称之为《澳門月报》并不确切，它既不在澳門出版，又非月刊。实际上在广州出版的，另有 1839 年在澳門出版了几期；是季刊，但时常脱期。自 1832 年 5 月至 1851 年 12 月共出版二十本。从这本杂志看来，当时在广州的英国人对于了解我国情况，搜集情报是不遗余力的。——編者

## 第一章 开端的时期 (1784—1790年)

美国与中国的通商是往昔一段长时期各种影响造成的結果。早在新世界的发现时就与中国(天朝)有过关系,因为哥伦布向西航行是为了要寻求中国和印度諸島,部分地也因为相信通过大陆的一条西北航綫可以达到上述的国家,这才使十六,十七世紀的欧洲探险家們沿着北美洲的东海岸前进。再后,英国殖民者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相識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装载着中国茶叶从广州經过大不列顛运到美洲来。从1718年以来,人参就已經是有名的北美洲土产,<sup>①</sup>初期运往中国的船貨大部分是这种药品,也許东印度公司曾装运过一些到广州去。<sup>②</sup>这个公司还可能在北美殖民

---

① 耶穌會員, G. F. 拉非特爾在1718年發表了他的回憶錄《獻給法蘭西攝政, 奧爾良公爵殿下的紀念品, 在加拿大發現的珍貴植物人參》, 1718年巴黎版。R. G. 塞偉斯編:《耶穌會的關係與聯合檔案》, 約1900年克利夫蘭版第66卷, 第333頁(注); 第71卷, 第347頁。又見 J. 溫索爾:《美洲史話》約1886年, 波士頓和紐約版。第4卷, 第289、298頁。

② 維廉·斯禱爾:《最古和最新的帝國, 中國和美國》, 1870年, 哈得福版, 第410頁說, 東印度公司用人參作回航的船貨, 以免輸出現金, 同時談到“被派往新英格蘭的經紀人用金錢、威士忌酒, 小裝飾品和煙草作報酬, 誘使印地安人去尋找這種藥草根。”哈密爾頓在他的1744年的旅行記(《哈密爾頓旅行記》A. B. 哈特編, 1907年, 聖路易版, 第4頁)中說到, 有一種“好奇心想要去看一看這樣著名的東西(人參)。”大衛·麥克費爾遜:《商業年鑑》, 1865年, 倫敦版, 第3卷, 第572頁, 列舉1770年從美洲殖民地(麥克費爾遜認為這些殖民地包括紐芬蘭、巴哈馬群島、百慕大群島)出口的物品中有七萬四千六百零四磅人參, 價值一千二百四十三英鎊八先令。

地建造过一些从事印度貿易的大商船。<sup>①</sup>

另一个导致美国与中国通商的影响是殖民地航运事业的发展。西印度的貿易，漁业以及与葡萄牙和地中海的通商，<sup>②</sup>曾經是北部殖民地的重要生活来源，而且培养出一个从事航海和小商行工作的耐劳的民族。<sup>③</sup>长途航海前往中国所需的冒险精神，已經从海盜生涯中受到了磨炼。例如，十七世紀末叶在馬达加斯加以北的海面上，就有一群海盜橫行不法，这群搶劫者在罗德島，馬薩諸塞，紐約及南北卡罗林納一带，装备他們的船只，办理供应，而且时常揮霍他們的不义之财。<sup>④</sup>1696年有一封信<sup>⑤</sup>說到他們，“此刻出发的所有船只都是从新英格兰来的，除了‘条’(Tow)来自紐約及‘望特’(Want)来自卡罗林納。”<sup>⑥</sup>独立战争中的武装民船具有更重大的影响。从殖民地来的执有私掠許可証的船只麇集在海上。

---

① 有一只船是1755年在馬薩諸塞州的丹弗尔斯造的，但从未被使用过。G. W. 汉森：《丹弗尔斯城的历史》(从早期殖民起到1848年止)，1848年，丹弗尔斯版。乔治·亨利·普雷波：《馬薩諸塞早期造船記》，載《新英格兰历史和家系記錄》，1871年，第17頁。

② 查里士·E. 特劳：《撒冷的老船主們》，1905年，紐約和伦敦版，第48頁。

③ 从撒冷厄色克斯学会这个时期的航海記錄可看出一些关于貿易范围的情况。又见G. F. 捷弗尔：《1626至1740撒冷商业記事》，其中描写了一个叫菲力浦·英吉利的商人，約从1670年到1733—1734年止；載《厄色克斯学会历史汇编》，第1卷，第67期。

④ G. S. 金包尔：《普罗維頓斯的东印度貿易》，1896年，普罗維頓斯版，第3頁，引《紐約档案汇编》第4卷第306頁，紐約州长的話，大意是这样：“我发现那些在东印度群島和紅海中大肆劫掠的，不是在紐約或罗德島装备就是在紐約配备水手。”又见包林：《美国海軍官員的外交談判》，1912年，巴尔的摩版，第154—156頁。

⑤ 1696年8月5日T. 更塞自都柏林給爱尔兰高等法院裁判官的信，載“公报目录”，殖民地美洲和西印度群島，自1696年5月15日至1697年10月31日。G. W. 福泰斯古編，1904年，伦敦版。

⑥ 自孟买寄給东印度公司的一封信，載同上书，1697至1698年，第363頁，說到同一群搶劫者，“在圣瑪丽島(靠近馬达加斯加)有一个匪徒的巢穴……他們在那里經常得到……来自紐約新英格兰和西印度群島船只的供应。”

船員和商人們积累了巨額的財富，建立了超过沿海貿易需要的造船业，学到了这样的知識，而且激发了冒险的精神。<sup>①</sup>到独立战争結束时，这些情况迫使他們去寻求另外的出路。

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就是与英属西印度群島貿易的喪失。在独立战争之前，北美殖民地当然包括在英属殖民地体系之內。它們把粮食和材料运到西印度群島去，而得到的却是在英国的信用付款，并以这笔款項去換取必需的旧世界的制造品和供应品。独立以后，他們置身于英属殖民地体系之外，他們必須向別处去寻找商业資本的投資和寻找偿付他們所欠英国商人和制造业者的期票的資金。正如芬尼亚斯·邦德在这时所写的<sup>②</sup>“在美洲貿易受限制的情况下，对于企业家說来，从事这种放在他們面前的投机买卖是很自然的事，并且这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当独立而且退出殖民地体系以后，一方面关闭了去西印度群島之門，另一方面却打开了通往亚洲和东印度群島的門戶。将近一个世紀以来，东印度公司已掌握了英国从好望角东至麦哲伦海峡的整个半球的貿易垄断权。<sup>③</sup>和平条約簽訂后，这种情况当然不再能約束住新的国家，而如果不利用这样现成的机会，那才是

---

① 查理士·E.特劳：《撒冷的老船主門》，第20—24頁。查理士·S.奥斯古德和H. M. 巴切尔德合著：《1626—1879年撒冷史略》，1879年，撒冷版，第137頁。H. W. S. 克利夫兰：《过去的一个商船海員的旅行記》，据已故的R. J. 克利夫兰的日記和书信編輯而成，1886年，紐約版，第6頁。荷萊士·S. 来曼：《俄勒岡史：美国一个州的成长》，共4卷1903年，紐約版，第2卷，第87頁上說，“哥伦比亚号”船長約翰·肯德瑞克曾經指揮过一只武装民船。有些武装民船的航行日志现存于撒冷的厄色克斯学会。

② 1787年7月2日芬尼亚斯·邦德給卡馬松公爵的信，《英国駐菲列得尔菲亞領事芬尼亚斯·邦德給大不列顛外交部的信，1787—1789年》，美国历史学会史学原稿編輯委员会編，載《美国历史学会1896年年报》，第1卷，第513—659頁和540頁。

③ 《大英法典大全》，1763年，伦敦版，第3卷，第738頁及其后諸頁；9与10，威廉三世(1698年)第44章，第81节以法令批准，并以沒收船只及船貨作为惩罚。



咄咄怪事了。<sup>①</sup>

从这些原因看来,我們对于美国在 1782 年的扩张运动以及随后几年立即乘机利用对中国的貿易就不会感到惊奇。在 1783 年,撒冷和波士頓开始鼓动这件事,<sup>②</sup>而波士頓的商人已經計劃好了一次航行。在 1784 年,这样一种冒险事业似乎也已經在康涅狄克州計劃停当,只是因为該州要求的款項不是强悍的老百姓所肯全数拿出来的,所以沒有成功。<sup>③</sup>1784 年,波士頓有一只船远洋航行,达到好望角,在那里向英国人买了一船新制的茶叶带回来。<sup>④</sup>

就在 1784 年这一年,一只美国船第一次到达了中國。在 1783 年 11 月下旬,罗伯特·摩理斯写信給洁伊說:“我正要派遣几只船到中國去,以便鼓励其他的人从事商业上的冒险。”<sup>⑤</sup>这也許就是指約翰·格林担任船长的“中国皇后”号。<sup>⑥</sup>罗伯特·摩理斯和丹尼尔·巴駕与紐約公司共同装备着“中国皇后”号出航,<sup>⑦</sup>并雇請

① 费基蒙斯在 1789 年 4 月 16 日一次关于稅則的演講中,十分正确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托馬斯·班頓《1769 至 1856 年,1857 至 1861 年国会辯論 节略》,1842 年,紐約版。

② 約瑟夫·費尔特:《撒冷編年史》(共 2 卷),1845—1849 年,撒冷版,第 2 卷,第 285、291 頁。

③ 維廉·維登:《新英格兰經濟社会史,1620—1789 年》(共 2 卷),1890 年,波士頓及紐約版,第 2 卷,第 821 頁,他引自《康涅狄克档案集》,該集原稿藏于哈德福。

④ 1784 年 7 月曾登廣告出賣這船茶叶。哈密爾頓·希尔《波士頓的貿易及商业,1630—1890 年》,載里斯丁·溫索尔:《波士頓史料》,1881 年,波士頓版,第 4 卷,第 203 頁。

⑤ 1783 年 11 月 27 日。《約翰·洁伊书信演講集》,亨利·約翰斯頓編,1891 年,紐約和倫敦版,第 3 卷,第 97 頁。又見艾里斯·奧伯霍尔卓:《罗伯特·摩理斯,爱国者和財政家》,1903 年版,第 222 頁;威廉·薩姆納尔:《美国革命时期的財政家和財政》(共 2 卷),1892 年,紐約版,第 2 卷,第 162 頁。

⑥ 这事在当时似乎曾普遍为大家所相信,无人发生过怀疑。似乎也无任何引起怀疑的形迹。

⑦ 《美国駐廣州第一任領事山茂召少校日記》,約西亞·昆西編,附有作者的生平介紹,1847 年,波士頓版,对这次航行作了詳細的報道,这些報道是可靠的,因为作